

序一 曾慶敏上校

張寶華，一個不單是港人熟悉的新聞從業員，更是一位從事寫作的作家；如此說並不為過，因為這本書已是她的第三部作品。在她第一部著作中，曾收錄十個令她印象深刻的人物專訪，讓讀者分享這些人物的經驗。張寶華的工作態度絕對認真及堅持，相信因為此，這本以人物專訪為題材的作品才得以順利誕生。

前年，張寶華曾向我提及想出第三本書，並希望將所有作者的收益捐出，以支持我們救世軍的一些國內工作。記得在二〇〇二年七月，張寶華與我們一起前往四川涼山自治州了解當地的扶貧綜合發展項目，期間她對工作的熱誠、敬業樂業及分秒必爭的精神，印證着一位優秀訪談節目主持人應有的高素質。

這本書是她為了獻給一些希望成為優秀訪談節目主持人而寫的。憑着她從事新聞採訪及擔任電視、電台訪談節目主持人的實戰經驗，為讀者提供一些如何做到一個優秀訪問的具體建議，內容深入淺出，非常容

易明白。此外，本書亦收錄了十五個由她親自撰寫的名人訪談實例，包括著名小說家白先勇及本港觀鳥發燒友林超英等。文章經她的精雕細琢，反映出人性的真、善、美和人情味；另一方面，亦直率而正面地表現出一位優秀訪問者，在訪談中可以達到的境界。

這是一本修讀新聞學或立志成為優秀訪問者必讀的書，其他人士亦應一看，因為這是阿寶以其生動細膩的文筆，向讀者介紹這些人物特質的著作，大家讀後定能感到非常充實及滿足。最後，也深願這本書能啟發更多有心志的人從事人物採訪這個專業。

救世軍港澳軍區總指揮



二〇〇六年

序二 何文匯博士

二〇〇六年一月七日星期六，香港黃昏六時二十八分，寶華從英國牛津發了一張電郵給我，告訴我她有一本談人物專訪心得的書快要出版，請我為那本書寫一篇序文。我當時還在辦公室，於是覆了她一個電郵，答應為她的新書寫序。未幾，她也覆了我一個電郵表示謝意。從我收到寶華的第一個電郵到收到她的第二個電郵，相隔還不到一個小時。回想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當我在英國倫敦留學的時候，從香港寄一封空郵到倫敦動輒要六、七天，書信來回便要十多天，和現在的差異實在太大了，眼前的現實反而看似虛幻。我立刻陷入回憶之中。

回憶把我帶到一九八〇年的下半年，我當時為商業一台主持早晨節目，每星期總有一天要作一個名人專訪。一些當時接受過我訪問的名人，如新馬師曾、關德興、鄧寄塵、簡而清、簡而和、王司馬，都相繼辭世了。王司馬走得最早，他的年紀比我大不了許多，正是英年早逝，而他的漫畫卻長留天地之間。其他接受過我訪問的朋友都不年輕了。我自然也不年輕，也不再活躍於廣播界。不過，看到好學不倦、精力充沛、作事認真、有上進心的張寶華，我仿佛也看到少許自己的影子。

作事不認真不能成為一個成功的訪問者，作事認真但不靈活也不能成為一個成功的訪問者。成功與否就取決於電視、電台、報章雜誌的訪問節目或文章的素質。我看過寶華的電視訪問節目，也讀過她的雜誌訪問文章，我認為她是成功的訪問者。我接受過不少訪問，有些訪問者事前懶得花工夫做家課，對受訪者的背景、近況幾乎一無所知，訪問期間便很難有真正的交流，播放的訪問節目和寫出來的訪問文章自然也很難感動人。寶華替我做訪問時，事前作了不少準備，訪問時又能抓住重點，使過程充滿生命力，使訪問變得饒有意義。訪問者一定要設定了重點和角度，引導受訪者提供形神兼備的資料，才有機會製作出一個動人的訪問節目和寫出一篇動人的訪問文章。

論訪問經驗，論訪問手法，論訪問態度，寶華遠勝於我，還是讓她現身說法吧。

何及西

二〇〇六年

序三 林超英

認識張寶華始於一個電視人物專訪節目。

由於要有雀鳥做背景，我提出早上八時在香港公園進行露天訪問，算是給了寶華一道難題。她匆匆趕到現場，遲了幾分鐘，見面才知道她是個十分年輕的小女孩。客套幾句後我們便投入工作，在公園裏取景、交談，她迅速進入狀態，話題隨機流轉，卻顯得有備而來。首先建立了我們之間的互動，然後逐漸把零散的話語形成一個輪廓，看似在聊天，實在是一筆一筆地把畫布填滿，就像功力深厚的畫家，筆劃隨意而意象豐富。訪問後來在電視播出和在報章刊登，每天低頭幹着眾人的事的我竟然浮現一種立體的感覺，有幾個角度，有一些深度，此中有寶華一番雕琢的功夫。

有幸閱讀了本書的初稿，很高興寶華毫不吝嗇地跟大家分享多年前線採訪的心得，用字不多，但是我可以從受訪者一方作證，當中所說的

各條，確是優秀訪問的精要所在，而且都是寶華自己身體力行的依據。大家閱讀本書，不要單看受訪者本身的故事，更應留意訪問的過程，以及受訪者的精彩處如何在文字中一層一層地展現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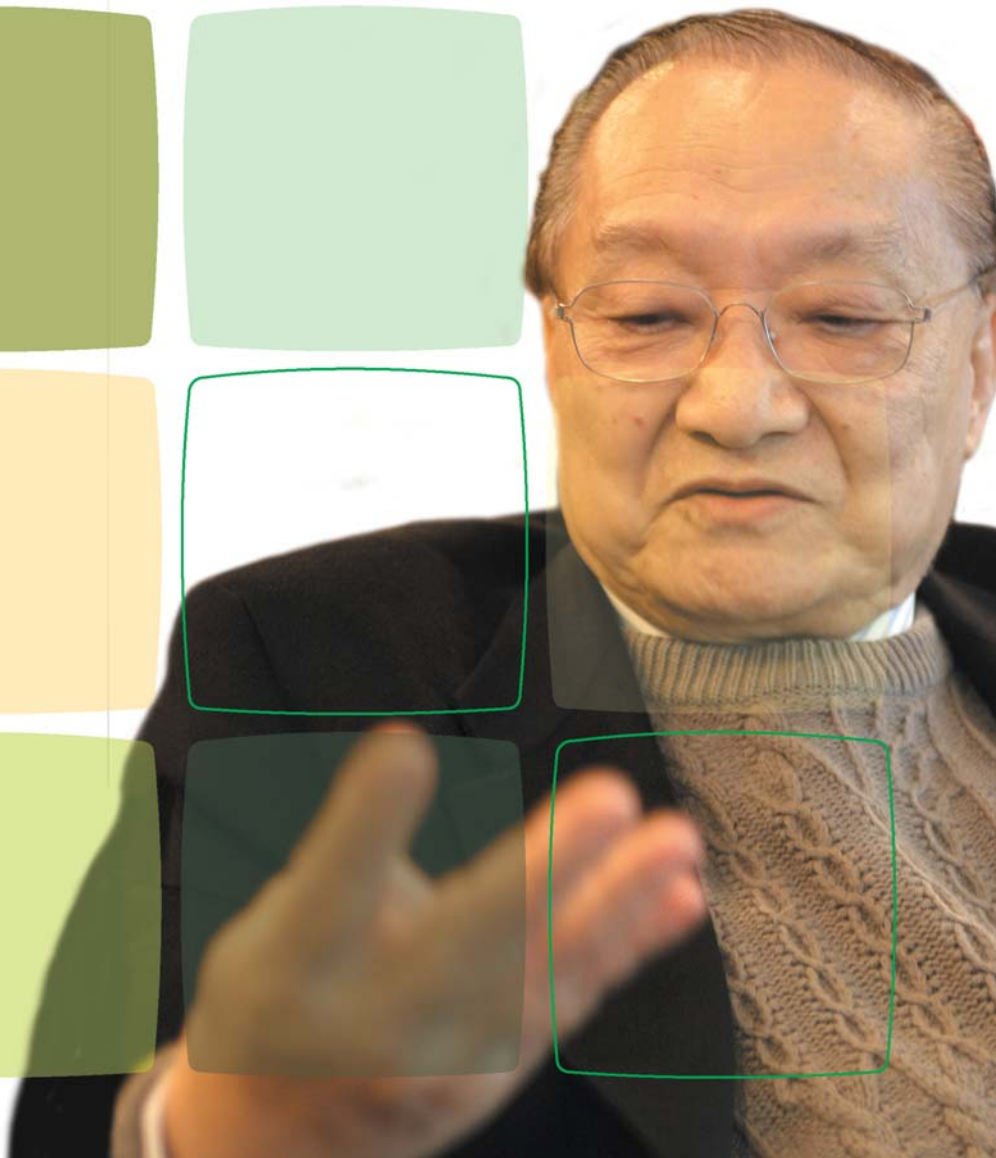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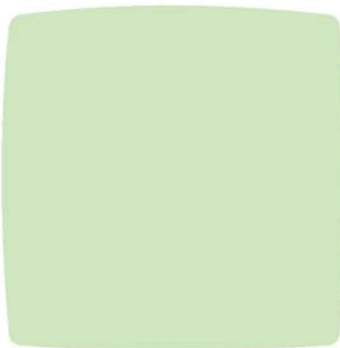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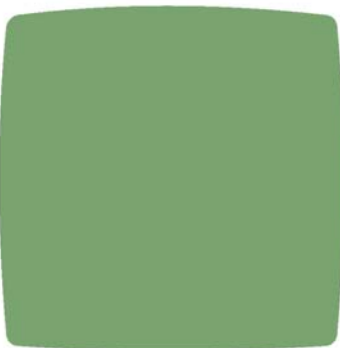
寶華的文章反映她的努力和認真，在她的身上我看到新一代年輕新聞工作者勤奮拼搏、求真求新的特質，對於她的未來，我寄以厚望。

香港天文台台長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stylized Chinese characters, likely the name of the Hong Kong Observatory Director.

二〇〇六年

查良鏞





射雕英雄傳



個人檔案

筆名金庸，著名新聞工作者、社會活動家及文學家。浙江海寧人，生於1924年。

早期在上海《大公報》、香港《大公報》和《新晚報》當過記者、翻譯和編輯。到1959年先後創辦香港《明報》、《明報月刊》和《明報周刊》，並在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創辦《新明日報》。在1959至1993年間，歷任香港《明報》社長、董事長及名譽董事長，並為該報撰寫社評二十餘年，出版《香港的前途》等政論集。曾於上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擔任廉政公署市民諮詢委員會召集人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

1955至1972年致力創作長篇武俠小說，作品包括《書劍恩仇錄》、《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雪山飛狐》、《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記》等，共十四部。他的作品不僅被改編為電影、電視連續劇和舞台劇，部分小說更被譯為多國文字，大受歡迎。近年亦他就部分著名小說作修訂，引來文壇的熱烈討論。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他先後獲得香港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和英國劍橋大學等授予博士學位，並獲香港大學、北京大學、浙江大學等聘任為名譽教授，以及被英國牛津大學、英國劍橋大學和新加坡東亞研究所選為榮譽院士。此外，他亦獲頒發多項國際殊榮，如2000年「香港特別行政區大紫荊勳賢」、2004年法國「藝術文學高級騎士勳章」、2005年「世界傑出華人獎」等，以表揚其對新聞事業、政治評論、文學創作及世界各地華人社會所付出的貢獻。

金庸



「人家批評我學問不夠好， 那麼，我就多讀一點書好了！」

中國傳統文化裏，稱得上「文人學士」的，一般都是謙虛厚道，有容人雅量，所謂「尊重異己，接受批評，取人之長，去吾之短，擇善而從，不必攻乎異端」。很可惜，在查良鏞出任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後，一場發生在中國頂尖兒知識分子之間的「政治風波」，給我們看到的所謂「文人典範」，實在令人大失所望。

文壇如政壇

「金庸只是一位出名的小說家而已」，「金庸根本不懂歷史學，讓他帶博士生完全是誤導學生。」這些嚴厲的批評，從一九九八年查良鏞出任浙大文學院院長開始，一直不絕於耳，這些批評都是出自內地大學院長和教授們的口中。雖然我不能判斷中間的是與非，但卻認為這些批評未免太尖酸刻薄，有失文人風度。

二〇〇四年底，查良鏞終於辭去浙大所有職務，可是，外界對他的批評依然持續了好一段日子。我在查良鏞辭職兩個多月後跟他見面，談起這次不愉快的經歷，他沒有用嚴厲的字眼或過重的語氣去指責曾經狠批他的人，出於風度，出於教養，也出於經驗，查良鏞只是淡然地說：「南京大學董院長對我的批評都不是事實，因為他說的不是事實，所以我不會去跟他爭論，也不喜歡正面批評他。他們批評我演講時笑話百出，這不是事實，但我不會跟他們爭論。」



查良鏞自言任教浙大是真心想與學生交流，互相學習，卻萬料不到牽起一場學術風波。

董健是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自查良鏞出任浙大文學院院長以來，董健曾多次批評查良鏞對中國歷史不是很認識，沒資格當學者。

查良鏞在二〇〇四年底辭職後，董健對傳媒說：「我第一個反應是『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整件事本身就是『一場錯位』，金庸是一個非常好的小說家，但自從到了浙大，就一直迴避這個身分，強調自己是研究歷史……所以說是錯位。」



為我年紀大了，且素來不喜歡做行政工作，他要求我繼續任教，甚麼時候健康好，興致好，就到杭州浙大來講講課；平時沒空，不來也可以。這樣優待的條件，是一般大學不能提出的。人情難卻，當時我也就不堅持請辭。」

「科學院院長路甬祥先生（浙大前任校長）到香港來接受名譽博士學位時，我也跟他見面，他還特別多謝我願意到浙大幫忙。聽了這些話，我更不好意思堅持立刻辭職了。浙大的老師和學生們見到我，都很懇切的挽留，說『查教授，你是國寶，浙大請得到你，真正難得！無論如何希望你不要走。』我當然不是國寶，他們這麼說，恐怕一大半是客氣，不過熱情是很充分的。」

韋小寶
黃蓉
令狐沖
陳家洛
小龍女
段譽
周芷若
一燈大師
郭靖
張無忌
楊過
周伯通
黃藥師

查良鏞曾說過，雖然現實世界中成功的多是壞人，只有少數好人能成功，但他卻想透過不同的小說人物來鼓勵讀者要做個好人。



「這是一次像文革式的批鬥，當初沒想過會這樣的政治化。」手上捧着杯熱茶，查良鏞輕輕地說。

對於查良鏞的心情，我有一點體會，他這句話，使我想起章詒和女士在《往事並不如煙》書內的一句話：「別看都是文人，可文壇自古就是個小朝廷，不歇風雨。」

的而且確，文人之間的攻擊、批鬥在中國歷史裏是經常發生；遠的不談，就看看上世紀五十年代反右和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間，各人為了自保，互相揭發互相批評，批評的有自己的好友、戰友，甚至是親人。

還是多讀點書好

浙大事件到今天算是結束了，查良鏞卻說他仍然有一個遺憾，就是對學生。

「有學生批評我一走了之，不負責任，對於這個批評，我是同意的，所以我會把我三位博士生一直帶到畢業為止。」

「我跟學生講課時，他們常在黑板上寫着『歡迎大師兄給我們講課』幾個大字。我曾向學生們說『在我心中，浙大是我的母校，我比你們年紀大，是大師兄。我來浙大講課，是大師兄對小師弟、小师妹傳幾下本門祕招』！他們很喜歡這樣的說法，學生們給我寫信，往往稱我為『大師兄』。離開浙大，我心中是很捨不得的。」查先生很容易動情，說着說着，聲音有點哽咽了。

有人說看一個人書房所藏的書，大概已能知其人；查先生的辦公室有如一個小型圖書館，當中收藏的不只是前人的智慧，且是他的個人修養和內涵。





「沒有肚量的人不能成大事，
我們要改變中國的醜陋，第一是要學會包容，
第二是要活得有尊嚴。」

柏楊原名郭依洞，一九二〇年在內地出生。柏楊成長的年代是中國社會最動盪不安的時候，抗日戰爭剛完結，國共內戰又爆發，柏楊好不容易才由中國內地跑到台灣，誰知苦難不但沒有結束，反而是他人生另一個黑暗時期的開始。到台灣不久，他遇上蔣介石實施「白色恐怖」，那時候的國民黨，嚴厲打擊異見分子，柏楊因為翻譯美國《大力水手》漫畫被認為是諷刺蔣介石，結果在綠島坐了九年怨獄。

第一次跟柏老見面是在二〇〇四年中，那趟我專程跑到他在台北的家。老人家今年已經八十多歲，身體不好，我到他家採訪的時候，他還在睡午覺。後來他跟我說，如果不是寫作，他絕大部分的時間是在睡覺休息，他幽



八十多歲的柏楊依然非常關心中國人的社會發展，且批判得非常狠。



默地對我說：「如果你再遲一年來找我，可能會看不見我哩！」他一邊說，一邊看着我格格地笑。死亡是很多人的忌諱，尤其是老人家，很少人會像柏楊般拿死亡來開玩笑。我想，柏老一生經過千錘百煉，最苦的都經歷過，的確，還有甚麼看不破？



眼前的柏老很瘦很虛弱，走路時有點蹣跚。我看着他背影，歲月不留人，柏楊滿頭是銀絲一樣的白髮，臉頰都深了入去，臉上掛着的一副大眼鏡顯得更大。人雖然老了，但柏楊敏銳的觀察力和對時勢的批判力，並沒有因此而減弱。三十年前，他創作的《醜陋的中國人》，對當時的中國社會猶如投下一枚原子彈，帶來極大的震撼。幾十年過去，中國改革開放成功了；台灣亦很早就推行民主政治；在柏楊眼中，中國人是進步了還是一樣的愚昧落後呢？

這次訪問就由《醜陋的中國人》一書講起。



老人家答得很坦白：「當然會想到報復，我又不是木頭，我是平常人呀！但是，我想我不要報復，因為如果我報復，他們（當年壓迫他的國民黨黨員）的父母親不是又要流淚嗎？我希望二十一世紀是一個『母親不會再流淚』的日子。中國人就是太小器，中國人器量之小，隨處可見。你罵人家一句，他會記仇記一輩子，尤其是當他有權的時候，只是一件小小的事情，就馬上要報復。這種人沒有肚量，沒有肚量的人不能成大事，我



們要改變中國的醜陋，第一是要學會包容，第二是要活得有尊嚴。尊嚴不是面子，要面子的人都會說謊，尊嚴就是不說謊，你知道嗎？」

有人說柏楊是繼魯迅之後，批評中國文化最一針見血的人。我對柏楊說，近來像他們這樣能針針見血的作家已經不多，誰知柏楊反問我，為甚麼這個社會需要有這樣的作家，「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是活得快樂，小錯存在，我們也可以批評，但是大錯沒有，不是大家應該慶幸的嗎？」他認真地說。

老人家的智慧真是無人能及。



後記

跟柏楊訪問，臨走前他送了我一本書，名為《新城對》，在書面上他為我提了一句字：「寶華小姐：且記一面之緣！」

在這個社會，有多少人對一面之緣看得如此重？世界都很現實，人情如紙薄，人心鄙夷，世情益乖，曾經相親相關相近相厚的人，似流星墜逝，如浮雲飄散。而一個無干無繫之人，竟然會為一個只見了一面之人送書提字留念，雖然別人看在眼裏是微不足道，但是我卻很感激。📖



專訪小技巧

如被訪者精神不集中該怎辦？

這兩年跟柏老見過兩次面，老人家已經八十多歲，身體不好。第一個小時的訪問，老人家的反應極快，腦筋相當敏捷，但一小時後，他的體力明顯已經透支，他不能很準確地掌握主持人的問題。

這個情況下，訪問者或主持人要隨機應變，要考慮一下被訪者的精神狀況和體力是否可以繼續接受訪問，不要勉強，又或者可以考慮提問一些較輕鬆的問題，讓他稍作休息。

生命的一課

從小我就知道自己不是一個聰明的孩子，所以我特別喜歡讀人物專訪，也喜歡讀他們的自傳。尤其當我特別喜歡某一個人的時候，我會用各樣方法希望知道他一生的路，到底是怎樣走出來的，因為我知道從他們那些不平凡、獨特的經歷中，自己將會得到生命的啟示，在這個浪淘沙的社會，也應該能夠找到一個位置。





忘記在哪裏看過以下這段話：

這是一個匆匆忙忙的年代，人們有着太多的慾望和追求。這也是一個不斷加速的時代，人們都慌慌張張，生怕自己被拋下，結果不斷向前亂衝，又或是被別人挾着向前亂跑。當停下來，回頭一看，還不是一場空。

我對這番話有很深切的體會。自己曾經就是這類典型人物：由早到晚，馬不停蹄的向前衝，有時候是自己迫自己向前跑，有些時候是被別人迫着跑；能做的去做，扛不起也要去扛……浪奔浪流，泥沙滾滾而下，誰能不隨波逐流？

直至離開工作了多年的電視台，我才懂得重新評估自己。因為工作關係，自己有機會接觸更多來自社會上不同領域的出色人士，如張永霖、林超英、馬英九、柏楊等，我發現他們都有着一個共通點，就是不論外面的世界如何煩囂，他們都是按照自己的節奏和方式來生活，來創作。

成功的人向來擁有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他們了解自己的能力和，不會把時間精神花在會使自己產生無力感的地方，這樣距離成功就越近。





一次偶然的訪問，王葛鳴輕輕帶過「得力在乎平靜安穩」這句話，觸動了我的神經，它讓我頓然明白，要再擁有一個具爆炸力的起跑前，必須先讓自己徹徹底底的靜下來，重新整理自己。所以，我放下手上所有工作，跑到了英國讀書。在那裏，我讓自己盡量吸收精華，讓自己儲蓄能量，因為相信未來的一天，我將會再出發。

出版此書，亦是我另一個新嘗試，它為我過去的工作作了一個「中場」總結，它也給我一個機會把過去的工作，嘗試用文字有系統地整理過來，這些人物訪問有些是成功的，但也有失敗的例子，我想藉着這本書跟大家分享一下。而這本書帶出來的，都是正面信息。正如我說，每一個人的成功，都不會是僥倖，更不會是偶然。這本書所收錄的人物，在他們的人生路上都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他們走的每一步都不比別人輕鬆，他們都不相信童話，更不會相信世界上有不勞而獲



的東西，他們是用自己的實力和努力去推翻有關「幸運」和「抄作」的質疑。

我把他們的成功之道或者獨特的人生觀挑選出來，我想自己可以從中得到智慧，讀者們也應該可以。

沒有人能說怎樣才是一篇出色的訪問稿，任何一篇文章只要是合乎事實，令人讀後有感覺，這已經是一篇成功的文章。我從來認為寫文章應該是隨心所欲，只要有真感情，讀者還是會感受到的。

二〇〇六年
零晨四時，香港

